



热点追踪

中国文化个体户 大扫描

殷金娣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董孟戎

封面设计:余茂松

技术设计:古蓉

· 中国文化个体户大扫描

殷金娣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民族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150 千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2250-6/I·249 印数:1-20000

定价:4.95元

序 言

高占祥

殷金娣同志写了这本《中国文化个体户大扫描》的书，请我写个序，开始我有点犹豫，认为这样的问题需要从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加以研究。及至看了部分书稿，我觉得作者对活跃在文化界的文化个体户如何闯出一条文化事业改革之路，是下了功夫研究的，做了有益的探索。我应当为这本书说几句话。

作者是一位从事文化工作报道多年的老记者，她以敏锐的目光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热情地关注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界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些年来，她对文化工作做了卓有成效的报道。《中国文化个体户大扫描》这本社会纪实文集，就是她众多文化报道中的一小部分。

十年前，我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时，就开始注意到，正如改革大潮首先是从农村开始一样，文化个体户也是在农村率先出现的。当时人们还称之为“文化户”。他们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基础，以文化活动为手段，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成为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重要补充力量。当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群众文

化的一朵新花》，称赞了他们的这种创举。

近年来一些歌星、影星、作家、画家、作曲家、乐团指挥、文化经纪人等，他们不称自己为自由职业者，而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个体户的称号出现在文坛、影坛、歌坛、舞台、文化市场中，并成为文化个体户的一个新族，使得文化个体户这一文化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事物，更加闪发了光彩。他们对培育与发展文化市场，为文化体制的深入改革，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中国文化个体户大扫描》一书，正是以生动、多彩的笔触，集中描绘这一文化个体户的新族。这些在文化界激起千层涟漪，在社会上广为传说的“大腕”明星，他们是怎样当上文化个体户的？他们一路风尘中酸甜苦辣如何？他们在改革历程中的拼搏？他们的追求和向往是什么？作者虽然是从一个侧面写了文化事业的改革，但却是结合了这些人的生活和经历，娓娓道来，令人读了兴趣盎然。

本书所写的人物，虽然大都是当今令人瞩目的明星：王朔、申军谊、马羚、盖丽丽、方青卓、李玲玉、李娜、解晓东、艾敬、赵明明、思浓、思雨、阎青等等，但作者不像一般追星族似地报道只是关注明星们的趣闻轶事，而着重描写了他们奋斗拼搏的经历和精神，读后使人受到启迪和鼓舞，是一本格调和品味较高的书。

本书还剖析和透视了一些社会“热点”，如“明星出场价”、“穴头”与文化经纪人等等，既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又有作者自己的见解，无疑对我们文化部门了解社会文化现象、推进文艺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和制定文化法规，都具有参阅价值。

目 录

- 一、文化个体户群星透视····· (1)
- 二、马羚，你真了不起····· (14)
- 三、演员、作家、母亲——方青卓····· (33)
- 四、一次次超越自己的李玲玉····· (56)
- 五、为人生旅途增彩添色的盖丽丽····· (73)
- 六、青春偶像解晓东····· (90)
- 七、女人不是月亮的赵明明····· (105)
- 八、歌坛兄妹思雨、思浓闯江湖····· (120)

- 九、执著追求的阎青…………… (132)
- 十、翱翔吧！流浪的燕子
——记歌、视、影三栖明星艾敬…………… (148)
- 十一、“天下第一匪”申军谊
——影视个体户第一人…………… (167)
- 十二、调侃虚伪 追求真诚
——王朔其人其文其事…………… (173)
- 十三、艺术家的一种生存类型
——圆明园的画家村…………… (190)
- 十四、文化经纪人觅踪…………… (208)
- 十五、海马影视创作室的哥们儿…………… (233)
- 十六、明星出场价…………… (247)

文化个体户群星透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华的神州大地，孕育了许许多多的新生事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文化市场的出现与发展，文化个体户也在躁动中诞生成长了。

近些年来，文化个体户出现了一个新族，他们是一批没有单位，不端“铁饭碗”的以卖文为生的作家、卖艺为生的影视演员、歌星、作曲家、乐团指挥、画家等。他们之中，有的成了驰名作家，有的成为“大腕”演员、红歌星。他们大多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他们以文化个体户的面目，活跃在文坛、银幕、荧屏、舞台、歌坛，使文化个体户有了新的蕴意，“档次”也大大提高了。在文化界激起千层涟漪，在社会上引起广为传说。

有人说，他们这些人冲出来当文化个体户，是为文化、文艺体制改革开拓一条路子；也有人说，他们当个体户是为了挣黑钱，想当暴发户。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为何要当个体户，个中的酸甜苦辣如何，还是请他们自己来解答吧！

走出篱笆墙的影子

我走访了作家王朔、演员申军谊、乐团指挥阎惠昌、作曲家刘星、歌星李娜、解晓卫、解晓东，倾听了他们的肺腑之言。

“为何要当个体户？”王朔的回答很干脆：“被逼的！”而以饰演“钻山豹”被观众所熟悉的电影演员申军谊，则说当个体户是“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阎惠昌，中央民族乐团的首席指挥兼艺术指导，这些年里，他指挥中央民族乐团演奏了许多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创作过不少获奖的民族乐曲，他多次应邀赴香港举行专场音乐会。他的指挥艺术充满感情、风格严谨、富有想象力。他还熟悉多种乐器的结构、发声原理和演奏技法，1988年被授予国家一级指挥。这样一位才华出众、又把音乐事业看做比自己生命还重的指挥为何要离开自己心爱的乐团？他自己对此没有更多解释，而他在1990年12月向团里递的辞呈上这样写道：“团领导，通过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反思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准，我深切体会到已不能适应乐团的发展，故提请辞去中央民族乐团的一切职务。”个中滋味，难以尽言。

作曲家刘星，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在哈尔滨歌舞剧院工作的两年里，他除演出外，也创作了一些曲子，但大多数认为是“先锋派音乐”受到冷遇。刘星从小个性很强，一心想当作曲家，他感到自己的才华无处施展，于是，辞去了歌舞团的工作，只身来到北京，想在首都这个各种文化汇集交流的地方显露身手。尽管北京没有一个单位接纳他，但他决心已定，即使当“个体户”，也要在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的作曲上闯出一片新天地，他似乎也是逼出来的。

相比之下，歌星们为什么要当个体户是比较好理解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从各路奔向北京，梦想立足北京歌坛，继而走红中国走向世界。

安徽省合肥市歌舞团能歌善舞的解晓东，从安徽省艺术学校声乐舞蹈系毕业才一年，为了向往着一个自由驰骋的艺术天地，刚满 18 岁的他，抱着吉他，孑然一身来到北京。正在哈尔滨演出的哥哥解晓卫（原安徽省蚌埠市歌舞团演员）听到消息，为解父母之忧，赶到北京探望弟弟，结果也留了下来，两兄弟住在朋友家一间 7 平方米的房间内，开始了“闯荡江湖”的新生活。

李娜，原是位豫剧演员，还因主演豫剧《百岁挂帅》获得过河南省首届戏曲青年调演一等奖，她也是一人闯到北京来寻求新的发展。目前，歌星个体户阵容最强，数得出名的歌星就有解晓东、解晓卫、李娜、那英、安东、井岗山、赵新军、红豆等人。不久前，又爆出李玲玉、张暴默分别脱离她们原来所属的东方歌舞团和解放军二炮文工团，加入了个体歌星行列的新闻。

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已构成文化个体户的一个新星系。

一路风尘一路歌

竞争意识，是文化个体户的最大特点。他们中除个别人在成为个体户之前已功成名就，其余多是从无名之辈悄悄走进文坛、歌坛，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这条荆棘丛生的路上留下了他们奋力拼搏的足迹。

促使阎惠昌辞职的初衷，并不是想当“个体户”。他到处

求职，想找一个更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但鬼使神差地却把他推上无业的“个体指挥”的道路，使他特别感动的是，音乐界的同仁并没有歧视他，都向他伸出热情的手。中央交响乐团请他指挥一部电影《天出血》的音乐，乐团全体同仁以极好的配合，表示对这位“外来”指挥的支持与鼓励。《黄河谣》、《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两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影片的音乐，也是由阎惠昌指挥的。他后来又指挥了电影《火种》、电视剧《满江红》的音乐。1991年春天，大连一位著名作曲家要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上半场是民乐，下半场是交响乐，阎惠昌应邀出任全场指挥。这是他辞去公职后在北京舞台上第一次亮相，他由此得到了一次全面锻炼的机会。这台中西合璧的音乐会，在观众中引起了非同寻常的效果，也是他指挥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他激动地说：“这次成功，增强了自己自食其力的勇气和信心，没有必要靠‘铁饭碗’”。经过最初的考验期，阎惠昌的路越走越宽，演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能量和才华获得了充分的释放。与其他文化个体户不同的是，目前他已受聘于一家音乐出版公司任音乐总监，自己作曲，制唱片，已经出版了两张唱片，反应颇佳。

如今，歌坛上的“外来仔”、“外来妹”在北京的荧屏和舞台上大紫大红。可谁知道，当年他们初到北京，举目无亲，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徘徊在东西长安街头；为挤进一些很不起眼的外地来京的剧团里客串演出，他们磨了多少嘴皮，那种日子有多寒伧。

解晓卫、解晓东兄弟，原本在安徽省艺术学校受过系统的音乐、舞蹈的专门训练，有良好的基本功。可是北京的听

众和音乐界并不领情。他们只好到处求师，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最后在著名作曲家谷建芬举办的“声乐训练班”学习通俗唱法，才算登堂入门。1990年8月中央电视台举办《群星灿烂大型文艺晚会》，给了小兄弟俩真正的机遇。解晓东穿着一件黑夹克衫，一边唱着节奏明快的流行歌曲《跟我来》，一边同4个伴舞小伙跳起了充满活力的现代舞，举手、投足之间显示了力和美的和谐统一。而解晓卫的一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和他充满激情的舞姿，同样获得巨大成功。他俩歌唱得轻松自如，舞跳得洒脱帅气，被誉为“青春实力派歌手”，迷倒了许多痴男少女，从此交上了好运。为了把美献给观众，晓卫家里的一面墙一排摆了7面穿衣镜，照到室内每个角落，随时都在琢磨自己表演时举手、投足、服装、发式、舞姿以及脸部表情。兄弟俩还挤时间自己写词，准备推出最具解氏兄弟风格的歌曲。

李娜，自《渴望》片头曲《好人一生平安》走红以来，不断挖掘民族文化中丰富深厚的底蕴，她结合自身演唱河南豫剧的功力，创造出苍凉、深沉、悲壮、委婉等独具魅力的歌声，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影视界则把影视插曲、主题歌一部接一部请她演唱：《篱笆·女人和狗》、《苍生》、《潘玉良》、《赵四小姐与张学良》、《让我们荡起双桨》、《黑土》、《赵尚志》、《武生泰斗》、《血祭大沽口》、《誓言》、《常香玉》、《己未豪客传奇》等。1990年、1992年连续两届跻身全国十佳影视歌手行列。

可是，有谁知道她初到北京、登台演唱的是北京一间不知名的酒吧，唱一晚上只挣20元还得感激老板的关照。她认为只有不断奋斗，唱出自己的风格特色，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不久前公布的第三届“全国影视十佳歌手”：毛阿敏、韦唯、彭丽媛、刘欢、解晓东、杭天琪、李玲玉、那英、郭公芳、李娜。现在已成为文化个体户的，已占一半以上。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个体户歌星的实力和在歌迷心中的影响。

拼搏者不相信眼泪

“文化个体户发了！”这是社会上一般人的普遍看法。而且把文化个体户与文化界的“暴发户”等同起来。但实情究竟如何呢？

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下，文化界的少数“能人”确实首先富了起来，和社会上有些人一样成了“暴发户”，他们买房子、到郊外盖别墅、小轿车经常改换牌号。其实，只要他们是靠自己的艺术身价遵纪守法地发起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个别人一面在舞台、银幕上塑造英雄形象，一面在台下大敲竹杠，走穴、偷税漏税，惹得广大观众对这类人物又爱又恨。因此，每每谈及文化个体户，就和这号人混淆起来。其实，在被称为“穷文化”中的暴发户们虽然不多，但大都是善于既端着“铁饭碗”、享受住公房等优厚待遇又善于捞外块的人。而“文化个体户”中虽然也有发迹者，但他们的酸甜苦辣却很少有人过问。知之甚少。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文化个体户”担风险，时有不安全感，这是社会上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在文化个体户中，青年作家王朔可以算一个真正靠文化发起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跑买卖没有发，写字却写发了。”王朔在小说、电影、电视圈里干得十分红火，在文人中混世

界，为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这是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他家住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是他夫人——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副导演分到的公房。王朔花了2万元人民币重新装修了一下，幽雅的客厅、现代化的厨房，三岁半的女儿的卧房，王朔自己还有一间宽敞的工作室。即使这样，他也时常担心万一有一天写不动的时候。

申军谊住在父亲名下的两居室内，室内一切陈设和社会上一般青年人没有多大差别——组柜、电视机、音响、录像机、沙发……。春节前后，各制片厂拍片计划没有下达，他暂时无片可拍，急得不得了：“看，我孩子（不到3岁的女儿）正生病，医药费全部自理，托儿费也全部自理。”作为演员要保持体形，得去健身房，这是高消费，他硬着头皮去。他希望有一天能有自己的三居室，有女儿的卧房、有自己的健身房，有辆私人用车等等。“这些对我还都很遥远，先想想过瘾吧！”他诙谐地说。他目前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他说，有人说他拍片、要价高，这是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因为他拍的片子好，票房高，导演愿意请他，另外，税收也高，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照章纳税，对国家是有贡献的。但他的住房问题、医药费问题等等，却没有人过问，只有完全靠自己。

李娜，这个女孩子，靠朋友帮忙，五年内搬了10次家。要想买套房谈何容易，不光是钱的问题，各种手续门道她就顾不过来。此外，演出服装也十分昂贵，一件需花上千元，为了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就需经常更换服装；还有化妆品之类，以及各种应酬，开销也很惊人，李娜感到当个体户，虽然照章纳税，用心演唱，但不知那个地方打点不到就要得罪

人，而且受了气还没地方诉说。最担心的，还是不能永远这样唱下去，如今的歌坛，长江后浪推前浪，更换、淘汰特别快，万一失去听众就没戏了。若是不小心摔坏腿什么的，也不会有谁负责关照。

在文化个体户中，30岁的作曲家刘星是人们比较陌生的一个。我接过“流浪作曲家刘星”的名片，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七个字是那么的刺眼、烫手，这名片是刘星自己设计的。他认为这七个字最符合他现在的身份，他已经在北京过了八年流浪生活了。这位瘦高个、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显得深沉老练，有种饱经沧桑之感。他自1984年12月脱离哈尔滨歌舞剧院到北京后，正赶上“走穴”风，从小学习器乐又对现代乐有浓厚兴趣的刘星，也背着吉他随着一些文艺团体到处登台，唱几首流行歌曲，收入不薄。

然而，刘星的志向并非演唱，而是作曲。谁都知道，中国是个低稿酬的国家，作一首曲子和演唱一首歌曲的酬金相差太悬殊，刘星特别钟爱于随意性强的“新时代音乐”；这种音乐旋律优美，他写起来得心应手。他创作的《第二民族交响乐》，由他的学友、当时任中央民族乐团指挥的阎惠昌率先指挥演出。在阎惠昌眼里，刘星是个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作品充满个性。刘星创作的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是首充满诗情画意的乐曲，该曲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上首演，引起极大反响。

阎惠昌还把这首乐曲介绍给香港中乐团，演出时，香港一位评论家撰文道：“当《第一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演出半分钟后，听者就已感到出奇而惊奇。这位作曲家刘星之姓名不见经传，笔者闻所未闻，此首协奏曲是笔者听过的由

中国老中青三代各位所写器乐曲中最杰出的一首”。一年内，有几家音像公司为之录制盒带和唱片。

为开拓中阮乐器的性能，使它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刘星对中阮的各种技巧进行了潜心研究和探索，写下了各种高难技巧的练习曲。不但将各种中国弹拨乐器的演奏技巧加以融合，而且大胆吸收吉它的演奏技法，使中阮的演奏获得很大突破。后来，这首乐曲成为一首很好的教材曲，凡学民族器乐的学生，都以演奏这首乐曲为荣。刘星还在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带几名研究生，曾为中国少年活动中心办中阮学习班，亲自编教材、上课，为培养一代新人付出艰辛劳动。

但刘星目前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却是人们想象不到的寒酸。经过多年的流浪奔波，他现居一间约20平方米的平房里，这还是他的学生借给他的。用布帘隔成三间，里面是卧房，外面是厨房，中间稍大一点的为客厅兼工作室，住着他与妻子和8个月的女儿三口人，用尿布挂成的门帘特别引人注目。门外煤球炉散发的袅袅烟柱直升长空。上午，他要帮助妻子带孩子、买菜做饭，下午出去授课，晚上，孩子睡着时是他创作的黄金时间，作为作曲家他没有一件像样的乐器，唯一的一台电子合成器是刚从朋友处借来的。“我是唯一没有乐器的作曲的人。”刘星苦笑道。连派出所查户口的人都感到惊讶：“都说个体户是‘大款’，没想到还有像刘星这样的文化人。”

刘星倒有点安贫乐道，他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过几年艰苦的生活，或许这是自己一笔看不见的财富。年轻人有点压力好，使人奋进，生活太安逸了，反而不求上进，他甚至还

与采访他的新闻记者开玩笑：“过几年等我发了，你们就找不到我了！”

“既然困难那么多，何不找个单位安定下来？”“不！暂时没有这个打算。”这是文化个体户异口同声的回答。他们认为：奋斗到今天不容易。最主要的是这样更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和个性特点，真正干一番自己想干的事业，据说，目前有不少文艺团体请他们加盟，但“铁饭碗”对他们已无吸引力。王朔说，现在这样挺好，自己把自个儿招呼好了，不用国家操心。阎惠昌、刘星、解晓东、李娜等，也想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实现新的人生价值。

申军谊在一次讨论电影改革与市场的座谈会上讲：“如今的社会是能者生存、公平竞争的时代，用不着抱怨这抱怨那。自力更生，谋求发展，减轻国家负担，这是电影发展的必然趋势。电影演员都将走我这条道，我愿意当个带头人。希望电影界和社会人士多给予我们个体户以理解和关心。”确如申军谊之说，继他之后，已有马晓晴、阎青、盖丽丽、高宝宝，吴玉华、刘莉莉、赵明明等相继加入影视个体户的行列。

文化界人士如是说

文化界的一些人士对这些文化个体户的新星系是怎样看的呢？

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告诉笔者：这样多的演艺人员成为“文化个体户”（这个名词似乎还不够确切），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确实是和我国现行的多种经济体制分不开。既然经济体制允许国营为主，集体和个体经营同时存在，文化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办文化必须调动各方面的力量，

文化事业才能蓬勃发展。目前，不仅个体演艺人员渐渐多起来，而且在一些城市，个人经营歌舞厅、卡拉OK、文化茶座的也为数不少，只要他们遵纪守法，有关方面加强领导与管理，文化个体户是可以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的。

曾经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庄妃轶事》饮誉国内外的著名导演王扶林，目前正担任中国规模最大、耗资最大、篇幅最长的80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总导演。他说得更直率：当文化个体户不仅要有勇气，首先要具有相当实力，像我就不敢单干，主要是自己已习惯了传统的工作方式，因此我也不眼红人家挣钱多。只要是为了发展文化事业，我们可以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电影界一些人士认为，电影演员本身是个流动性极大的行业，专业电影演员应是极少数明星和特型演员，绝大多数应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演员，出现一些个体影视户，也是很自然的事。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各电影厂养着一个为数不小的“演员剧团”，多的上百人，少则几十人，可是，而今的导演拍片是根据剧本需要满世界物色人选，签订合同，演完一部戏散伙，拍下部戏再选人。这也是世界各国拍电影通用的办法。演员眼巴巴地等导演挑选，然而，几家大电影厂一年只拍10多部电影，粥少僧多。选上的演员很少，大多数演员无戏可演。别说是演员，就是导演当“贤人”即“闲人”的也大有人在。

北京市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张和平认为：文化个体户是文化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一种方向，是历史规律。文化事业由国家承包下来的办法是缺乏竞争力的，不能激发人